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徐小斌 著

蓝毗尼城

云南人民出版社



I 247.7
157

95459

她们文学丛书小说卷

蓝毗尼城

徐小斌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刘存沛
封面设计 王玉辉 西里
责任校对 黄 鹂
版式设计 西 里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蓝毗尼城
徐小斌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25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8000 册

ISBN7-222-01941-3 / I · 534

定 价: 13.80 元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获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1995.5.25

目 录

1	她们——《她们文学丛书序》程志方
1	吉尔的微笑
52	蓝毗尼城
65	密钥的故事
79	迷幻花园
117	黑瀑
135	银盾
150	双鱼星座
222	白木马与喇叭花
267	末日的阳光
307	缅甸玉

吉 尔 的 微 笑

吉尔是我妹妹佩准驯养的一头狮子。是的，我妹妹是个驯兽师，她干了整整 17 年了。就在她马上就要结束这个行当的时候，雄狮吉尔忽然向她发出了微笑。是的，那可怕的微笑令我至今毛骨悚然，我相信在场的几万观众也肯定和我一样，那是个极其恐怖的瞬间，后来听说当场有四位心脏病病人昏了过去，我离开现场的时候还听见救护车在夜空中破碎的声音。后来有三人脱离危险，一人死亡。至于妹妹，她已经不需要救护车了。

此前我一直相信一种说法：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但是从那次起我才明白原来其它动物也会笑，不过它们的笑似乎与人类要表达的情感完全相反罢了。那是一种嗜血的微笑，雄狮吉尔在微笑的时候，有一缕酱紫色的血缓缓地从嘴角处流了下来。

1

吉尔这名字自然是妹妹起的。这名字来源于她对美国大明星理查德·吉尔的崇拜。妹妹佩准说在所有的大明星中，理查德·吉尔的微笑是最有魅力的。“他就那么微微一笑，就可以让所有的女人都去为他死！”妹妹这么说。千万别以为我妹妹是当代追星一族的小丫头，妹妹说这话的时候是 1980 年，时年 26 岁，按照年龄和资历，妹妹当算是追星族的祖师奶奶了。

妹妹佩准为吉尔起名字这件事像做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同我商量过的，我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实际上我微微地有一点不赞成，因为我也同妹妹一样喜欢理查德·

吉尔，欣赏他的富有魅力的微笑，于是未免觉得把这样灿烂的名字与一头雄狮联系起来多少有点亵渎之感。但是妹妹喜欢那头雄狮的程度绝不下于对理查德的崇拜。这里面多少还有些报恩的成分——正是那头雄狮救了她，使她从那场把千万人裹挟进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及时撤离回来，同时也使她从一场可怕的家庭纠纷中解脱出来。那时吉尔还是头小狮子，正从北京动物园的狮虎山被运往一个著名的大马戏团。浑身金黄的美丽雄狮吉尔需要一个同样美丽的驯兽师来进行训练，于是妹妹被选中了。妹妹被选中并非因为她超人的美丽、智慧或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她有后门。那时中国大地上后门这个词还刚刚诞生，妹妹佩准总是领导新潮流走在当代生活的前沿。

2

现在我好像得交待一下我们的家庭关系和妹妹在这个家庭中所处的位置了。我的父母都是那种纯种知识分子——4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世代书香的家庭。我的爷爷是清末的翰林而我的母系家庭更加显赫——藏有宋代朱熹一族的全套家谱，据说母亲是朱老夫子的第78代孙女。母亲治家的严谨、学问的艰深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比那套发黄发脆的家谱更使我们对母亲一脉的血统深信不疑。这血统带给我们荣耀更带给我们创伤。在文化革命中这样的家族自然难逃法网，但是母亲在整个大学的批斗会上的表现仍然像一个贵族，那时走资派和反动

权威们都吓得屁滚尿流，平时作威作福的杨书记王院长都挂着谄媚的笑向小将们点头哈腰，唯有母亲梗着脖子一动不动地在烈日下站立着。她的半旧的衬衫上洒满了墨汁和浆糊，那样子很像一棵色彩斑驳的老树。而当时尚在幼年的我们也和邻家的小朋友一样贪婪地看着这一幕。我很注意妹妹当时的表情，她的一双火一般明亮的大眼睛充满了一种奇特的羡慕，是的是羡慕我没有看错，这让我一下子联想起妹妹禀性中一种可怕的东西：她从小便强烈渴望引人注目，只要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不管做什么都行。大约正是因了这个她后来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尽管她的年龄比应届知青要小好几岁。学校里的军代表因此大喜过望，立即把妹妹佩淮树为典型而妹妹的年龄也因此户籍里得到一种光荣的更改——那个年月可以产生许多离奇的故事。接下来是佩淮没有同父母商量便去销了户口。她是全校第二个销的户口，走在她前面的那个高年级男生在上山下乡四年之后得了精神分裂症，终生住在北京郊区的回龙观医院里。

但是佩淮确实跟我商量过。在一盏白炽灯下佩淮刚刚跨入青春的脸格外娇艳，看着这张脸我说不清自己的感情，毕竟那时我也只是个刚满 16 岁的少女。但是现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面对自己的裸脸，忽然明白那时我对妹妹其实满怀嫉妒。虽然是一母同胞妹妹和我有着很大差异，我先天不足而妹妹充满活力；我循规蹈矩而妹妹天马行空；甚至身体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我至今胸部平坦而妹妹 10 岁时便丰乳高耸吸引着无数男人的眼光。何况我深知只要妹妹报名上山下乡我便可以稳留

北京的道理。于是我向她点了点头。她狂喜地亲了我然后心安理得地回房间睡觉去了。我看着她娇小而丰腴的身体心里忽然一阵抽搐：毕竟她是我的妹妹，她还只有13岁。

3

6年之后的一个深夜，我和我新婚不久的丈夫正在黑甜乡里睡梦正酣，外屋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许多脚步声十分嘈杂还有压低了了的啜泣声。我忽然感到了什么我一把推开被子坐了起来，我就那么穿着内衣走了出去，我走出去的时候丈夫重重地翻了个身。

满头白发的母亲正紧抱着妹妹痛哭，父亲也正在一边悄然饮泣。妹妹从母亲的肩上抬起头，一双仍然像小时候一样的眼睛火辣辣地看着我，我走过去拉起她的一只手，那手像被石灰咬了一样粗糙，她的变得粗胖的脸蛋上全是煤灰。我注意到她的个子一点也没长，我的妹妹佩淮的身高终生都停留在了13岁。她只是胖了，更加高耸的胸部把那件烂棉袄顶得老高。后来我知道她是扒车回来的，扒的是一辆煤车，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里她冻了两天一夜，和她同行的其他4名知青全部冻死——我的妹妹佩淮当时并不知道20年后此事会成为一个著名的事件载入知青的史册。当时她只是感到僵硬，不仅仅是身体的僵硬，她的思想、情感和表达也像是被冻僵了似的，面对母亲的眼泪她不知说什么才好。她叫了我一声姐姐，过了半天才又说，我本来是想赶你婚礼

的，可还是没赶上。

我的眼泪差一点涌了出来。这时我的丈夫陈志走了出来，陈志穿着毛巾睡衣睡眼朦胧地打着哈欠。陈志当时在一家地毯厂当车间主任。母亲介绍之后佩准叫了声姐夫，陈志点点头。几天之后陈志对我说，你妹妹不算特别漂亮，可是够撩人的。我看了他一眼，真不明白他们这些男人的审美观是怎么回事。

4

妹妹佩准足足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早她走进我的房间。那是个星期天，阳光灿烂的日子。陈志一早上就去车间加班去了。佩准一样样地看我的衣服和化妆品。那时最奢侈的化妆品就算是珍珠霜了，我不但有珍珠霜，还有整整一瓶珍珠粉，是一位爱漂亮的上海同事送我的，妹妹拿起那瓶晶莹透明的珍珠粉看了又看，直到我很不情愿地说了一句：你喜欢就拿走一点儿？妹妹并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勉强，她立即撕了一张旁边的台历，欢天喜地地包了一小包放在一边，然后又对我的各种颜色的赛璐珞卡子产生了兴趣。总之那天她收获甚丰。她拿到这些东西之后就回到房间打扮起来。吃午饭的时候她花花绿绿地走出来，我看到母亲皱了一下眉头。但是佩准完全不会看人的眼色，她十分兴奋地说姐姐你看漂亮吗？我只好点一下头说挺好的。佩准就说我这次回家想学一门手艺你看我学裁剪好不好？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就说佩准你还是把这身衣服脱了吧，像什

么样子？你这身打扮十一二岁的女孩还可以，可你现在已经是 19 岁了，佩淮听了这话脸上的光就一下子暗淡了。她推开碗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房间里传出一声巨响，然后是无数碎裂的劈啪声。是佩淮推倒了柜子。佩淮还是那样刚烈和与众不同。后来我和母亲走进现场的时候佩淮已经睡着了，像只小牲口似地蜷缩在那儿。她房间里所有可以碎裂的东西都成了粉末，但是那瓶珍珠霜居然还在，莹莹子立地在黑暗中发出莹光。

5

我记得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炎热。但就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被医院药房派往南方学习。佩淮去插队后不久我就被分配在北京的一家大医院的药房里。由于表现良好很快得到了领导信任，培训班毕业后就成了医院的药剂师。药剂师这活儿很干净也很安静很适合于我。领导为了进一步培养我决定花一笔钱送我到南方学习。我是那种很不愿离开家的人我真的宁可领导不这么重视我，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同样也是个决不敢违逆领导意志的人，于是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上路了。临走时我很认真地跟妹妹佩淮谈了一次，妹妹态度坚决地告诉我，她不准再回去了。于是我建议她去找找在军队担任要职的舅父，托他走个后门去当兵，实在不行过继给舅父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舅父没有孩子。她沉默了半晌说她不想当兵，她哪儿也不想去了，她只想在北京找个合意的男人，过过小日子。我皱了皱眉头尽量温和地说你也不想

想佩准你具备这个条件吗？有哪个北京男人愿意找个没户口没档案没工作的老婆结婚呢？那不是给自己找累赘吗？我看你还是现实一点，一步一步地来吧。佩准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她那双大眼睛在黑夜里还是像火一般明亮，好像把我看透了似的。

我在南方学习的期间不断给佩准去信，不断地对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她先还按时回信，后来信便渐渐稀少，往往要我去三四封信后她才回一封，写得也很少。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她一开始的确按我的意思去找了在总参工作的舅父，“但是我跟舅母一点儿也处不来她像个官太太似的老命令我做这做那，等我做完之后又挑错儿。比如昨天晚上我忘了关房间里的灯，只是那么一小会儿，她就训了我整整一个钟头。她晃着一头卷花头边剔牙边说：主席教导我们，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你这可倒好，你知道一度电多少钱吗？……后来唠叨得我实在不耐烦，就小声咕嘟了一句：可现在既没有战争又没有革命。没想到这句话被她听见了，她气得暴跳如雷，上纲上线，直到舅父下班回来。接着舅父又训我，舅父训话的内容已经上升到严肃的政治主题，舅父说发现我不但在政治上不求进取而且思想动态很危险，因为他已经发现我有时偷听敌台广播（像和平与进步广播站、美国之音等等），这下子问题更严重了！他们的轮番训话直到晚饭时才结束，很简单，他们需要我继续做一餐可口的晚饭。不我决不过继给他们当女儿，就是他们给我一座金山银山我也不干！依我的脾气我早就回家了，我留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将来再

告诉你……”

我自然等不及这个将来，于是写信询问。佩淮来信说，总参大院里一位和舅父同级的副部长吴限对她很好，像父亲一样和蔼可亲，佩淮说她常常到他家里吃饭，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人口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公务员和一条狗，她只有在那里才能感觉到一点点温暖……而且，老头很有可能为她走走后门，把她从遥远的边疆办回来。

我立即回了信，嘱她一切要小心从事，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与人交往还是多个心眼儿好。她回信说她现在已经顾不了那许多了，她就像个饿坏了的孩子一样，谁有奶谁就是娘。

我不断地给她提出各种劝告，直到她最后的一封信。那封信里流露出的情绪很坏，她抱怨说家里从来就不理解她，不重视她，甚至根本不爱她，她从小就没有感受到爱，“家里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了，我也是。我从小就觉得什么都不如你，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你是人我也是人，你能得到的我就不信我得不到。”她在信里这么说。我看了信后又好气又好笑，我给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指出她不正确的想法和心理，特别是那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幼稚。“你得慢慢成熟起来妹妹，你得学会怎样对待生活……”接着我列举了牛虻、保尔等一系列那个年月常提的外国人名，不过说实话我至今还没看过牛虻，起码是没有完整地看过。但我并没觉得写这些的时候有什么虚伪的感觉，那个年月写文章常常有一种一下笔便一发不可收的感觉，因为一切

都有一种固定的套路和程式，好像一句话写完之后另一句话立即涌到了笔尖，不写不行似的。

但是这封信没有得到回音，我给爸爸妈妈写信时还问过，他们在回信中避而不答。直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妈妈才打来一个长途，支支吾吾地说让我考完试赶紧回家，不要给家里买什么东西了。我隐约觉得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我预感到这件事似乎与妹妹佩淮有关。

6

我和陈志曾经是小学同学。小学时对他的全部印象，不过是个调皮的小男孩，还有点结巴。一轮到他喊起立就热闹。那时规定喊起立的同学要向教师作如下报告：报告×老师，本班原有×人，缺席×人，实到×人，报告完毕。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陈志从来没说利索过，而且一到“本”字就结巴起来，像条件反射似的，一结巴就鼻孔颤动嘴唇哆嗦，像是要打喷嚏又打不出来似的，每到这时全班便哄堂大笑，老师也撑不住的笑。现在重提旧事，陈志便一口咬定当年是受了班主任王老师的压抑，他说他因为怕那个老太太的两道扫帚眉而导致结巴。我真地闹不明白扫帚眉和结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过陈志少年受压抑这一点我后来还真是信了，起码是信了一半。

那是新婚之夜，在陈志家的一间小屋里，当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陈志挺不自然地走向我，我忽然觉得他和小时候那个流鼻涕的小结巴没什么两样。他呆了一会

儿，忽然冒出一句让人瞠目结舌的话：咱们发生关系吧。

天呐！关于新婚之夜，我想过一千种场景，一万种语言，我相信每个未婚少女都和我一样。可是我的新婚之夜，就被这么一句话残酷地毁掉了。奇怪的是十几年之后我重提此事的时候，陈志竟迷惘地瞪大眼睛说，他不记得此事了。他反复地强调他“没有印象”，使我想起江青在法庭时常用的词藻。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些人看得很重的事，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却像空气一样根本看不见，一些人视若珍宝的东西，另一些人却可以当成一块烂抹布去踩。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

新婚之夜的情绪被毁掉之后我和陈志的生活变成了一锅夹生饭。我们始终像同学一样生活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可就是没有床第之欢。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陈志竟然把这原因归结为我的“性冷淡”。

7

我记得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家里异乎寻常地安静，那种安静让人感到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了，或者是有什么事已经发生了。

母亲给我开了门，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他们欲言又止目光闪烁的样子使我更加疑惑。父亲急忙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母亲则又端茶又倒水显得很忙，他们好像在竭力掩饰着什么。

快到中午时陈志回来了，他是请假提前回来的。他